

曾文正公書札卷二

與各州縣書

啟者國藩於六月奉使江西七月廿五日在安徽太湖縣痛聞先慈大故卽日奔喪買舟西上行至武昌始聞長沙被圍之信拋棄行李僅攜一僕匍匐開行於八月廿三抵家卽以九月十三權厝先慈於居室後山方擬另尋葬地稍盡孝思臘月十三奉到諭旨命辦理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卽於廿一日馳赴省城與張中丞商辦一切方今之務莫急於勦辦土匪一節會匪邪教盜賊痞棍數者在在多有或嘯聚山谷糾結黨羽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敢嚴辦者其故何哉蓋搜其巢穴有拒

捕之患畏其夥黨有報復之患上憲勘轉有文書之煩解犯往來有需索之費以此數者躊躇於心是以隱忍不辦幸其伏而未動姑相安於無事而已豈知一旦竊發輒釀成巨案劫獄戕官卽此伏而未動之土匪也然後悔隱忍慈柔之過不已晚哉自粵匪滋事以來各省莠民常懷不肖之心狡焉思犯上而作亂一次不懲則膽大藐法二次不懲則聚眾橫行矣 聖主宵旰不安嚴飭殲除匪黨張中丞仰體 聖意日日以除莠安良爲心前月曾有一札嚴拿土匪令州縣力能捕者自捕之力不能者專丁送信至中丞署內設法勦辦但期無案不破無犯不懲一切勘轉之文解犯之費都行省去寬以處分假以便宜此

亦明府有爲之會也國藩奉命查辦匪徒才識短淺耳目難周惟求明府努力同心匡我不逮或飭諭紳耆與之協拿或專丁來省請兵密勦方略無常惟期迅速去一匪則一鄉清淨勦一巢則千家安眠匪惟國藩厚幸實大有造於我桑梓之邦也

與省城紳士書

啟者去年逆匪圍城八十餘日之久城內居民半受瘡痍現在賊蹤遠去已在千里之外而猶恐其分股回竄長沙重地不可不嚴爲防守防守之道第一要人心鎮定第二要查拏奸細欲求鎮定斷不宜逃徙出城去年七月賊匪未來之先城中居民有逃往湖北而遇害者有逃往各縣各鄉而遇害者可見生死

前定命數應死者雖逃亦死命數應生者不逃亦生也國藩本
係鄉間之人特來城中度歲奉勸城中紳耆士商大家鎮定相
戒不得逃徙幸甚幸甚至於查拏奸細之法亦賴城中居人大
家齊心不藉差役之稽察不藉弁兵之巡邏但以長沙之人辦
長沙之事以本街之良民查本街之土匪則奸細之蹤迹不得
匿矣每一柵欄之中擇良民四五家專司其事日則畱心訪查
夜則輪流坐守以五家計之一月之內不過各守六夜耳查察
嚴密遇有形迹可疑者扭送長善二縣立即究辦不須派錢不
須造冊人人齊心家家自衛內奸既清外寇自不得入現在瀏
陽匪徒勦辦已畢各處新調兵勇皆於正月可到日日操練有

備無患尙何驚懼之有哉國藩奉 命查辦土匪惟冀紳耆士
商協力相助桑梓之誼切如手足方寸之地堅如金石諒城中
各有同心也

與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書

啟者自逆匪竄擾湖南以來我百姓既受粵寇殺戮之慘又加
以土匪之搶劫潮勇之淫掠丁壯死於鋒鏑老弱轉於溝壑種
種毒苦不堪言狀而其最可痛恨者尤有二端逆匪所到之處
擄我良民日則看守不許外出夜則圍宿不許偷逃約之爲兄
弟誘之以拜上從之則生背之則死擄入賊中不過兩月頭髮
稍深則驅之臨陣每戰以我民之被擄者列於前行而彼以牌

刀手壓其後反顧亦殺退奔亦殺我民之被擄者進則爲官兵
所擒退則爲牌刀手所殺不得已閉目冒進衝鋒力戰數戰之
後終歸於死生爲被脅之民死爲含冤之鬼但見其從逆誰憐
其苦衷此其可痛恨者一也潮勇在楚姦淫搶掠誠所不免然
現已遣回廣東其在湖南滋擾之時不甚久經過之地不甚多
豈比粵寇之窮凶極惡粵寇所淫之婦何止萬數所焚之屋何
止十萬所屠之民何止百萬近因惡潮勇之故遂有一種莠言
稱頌粵寇反謂其不姦淫反謂其不焚掠反謂其不屠戮愚民
無知一唱百和議論顛倒黑白不分此其可痛恨者二也現在
逆匪已陷湖北凶燄益熾湖南與之脣齒相依烽火相望若非

人人敵愾家家自衛何以保我百姓安生而樂業哉國藩奉
天子命辦理本省團練事務是用致書各州縣公正紳耆務求
努力同心佐我不逮團練之道非他以官衛民不若使民自衛
以一人自衛不若與眾人共相衛如是而已其有地勢利便資
財豐足者則或數十家併爲一村或數百人結爲一寨高牆深
溝屹然自保如其地勢不便貲財不足則不必併村不必結寨
但數十家聯爲一氣數百人合爲一心患難相顧聞聲相救亦
自足捍禦外侮農夫牧童皆爲健卒耰鋤竹木皆爲兵器需費
無多用力無幾特患我民不肖實心奉行耳 國家承平日久
刑法尙寬值茲有事之秋土匪乘間竊發在在有之亦望公正

紳耆嚴立團規力持風化其有素行不法慣爲猾賊造言惑眾者告知團長族長公同處罰輕則治以家刑重則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經過鄉里劫掠擾亂者格殺勿論其有匪徒痞棍聚眾排飯持械抄搶者格殺勿論若有劇盜成羣嘯聚山谷小股則密告州縣迅速掩捕大股則專人來省或告撫院轅門或告本處公館朝來告則兵朝發夕來告則兵夕發立時勦辦不踰晷刻除醜類以安善良清內匪以禦外患想亦眾紳耆所樂爲效力者也國藩奉命以來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淺薄不足謀事惟有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時時自矢以質鬼神以對君父卽藉以號召吾鄉之豪傑湖南之大豈乏忠義貫金石肝膽

照日星之人相與倡明大義輔正除邪不特保桑梓於萬全亦可蕩平賊氛我國家重有賴焉者也時艱孔亟翹企維殷書不十一諸惟心鑒

復彭麗生

前承惠書存唁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勸故人甚篤且勤國藩積愆叢慝無實行而盜虛聲爲神明所不容乃不隕滅我躬而延禍於吾母椎心悔憾蓋不得自比於人數其又何經濟之足言顧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脗合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

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驤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嘆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爲深痛積年瘁疥爲君一搔憂患餘生得少快慰國藩來此蓋以鄂中失守恐其回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徒至於求有補濟則骯髒之性將以方柄周旋於圓鑿之中亦知其鉏鋤而鮮當矣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練兵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故急急訪求各州縣公正紳耆佐我不逮先與以一書然後剴切示諭之年來飽更世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幸故人一來顧我相

對敘論收召散亡之魂魄拔濯如山之塵垢庶生新機而還舊
識卽拯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郭筠仙劉霞仙羅羅山及平日
交舊都來此間尙望足下惠然命駕無任佇企

復鄧小耘

頃奉惠書所以存卹不孝至深且厚國藩以六月出都七月廿
五在安徽太湖縣途次痛聞先慈大故卽由九江買舟西奔行
至武昌始聞長沙被圍之信私憂公憤併爲一鬱冒險首塗於
八月廿三抵家遶離桑梓十有四年一旦歸來大父大母之新
阡已有宿草慈容永隔僅見一棺功總之戚强半失舊風鶴警
報訛言四興每痛哭慈幃不知家之何以爲家生之何以爲生

也幸嚴親康健命於九月中旬急謀葬事尙思別營佳城更竭誠信以安先慈之體魄臘月十三忽奉幫辦團防之命兼聞武昌失守之信卽於十七日馳赴省門自知百無一能聊貢此不敢畏死之身以與城中父老共此患難正月初間賊以全數東下張中丞奉命權督兩湖長沙遂可解嚴方今吾鄉之患在土匪猶有未盡伏莽伺隙所在堪虞國藩擬致書各州縣公正紳耆借其勢力共與芟除以本地之善良鋤本地之稂莠見聞旣切緝擒較易不審有補萬一否若借此兵甲震撼之後用厭亂之人心盪滌羣醜掃蕩廓清亦一快也湘丈墓表尙未構造卽欲有所述亦俟小祥以後本非能此又憂患餘生無復意

緒賢者固宜矜諒也

與左季高

昨示具悉一切今日見一單知岳公已升北藩陶太尊擢南臬
北省各官強半自南移擢南省益缺員使用矣張石翁旣未聞
卽真意者遂可還轅是吾軫垣之福也聞下游逃兵逃勇紛紛
南來省中當嚴兵以待不使其入城乃善其尤桀悍者當斬一
二人以威眾不審能如吾說否寶慶魁守已來省果今世能者
得渠鎮彼當無慮郴州一帶細問武舉陳茂廷等尙無巨盜平
江亦無夥賊華容大令袁西臺青綬循吏也又博學熟於潘靳
以來各治水家言著有河工編年紀要其人尤樸誠告石翁幸

一存之練兵束伍烏鎗終不宜在伍內周金城陣法亦不使其亂伍馬朝龍已見甚明幹可役使石帥果不卽真仍南旆者岷弟幸同歸無遽爲他人用仕此則難盡展足從征則不足成隊故不宜也

復胡潤之

頃奉手示辱承厚賻所以存卹不孝甚周且摯國藩以七月廿五在安徽太湖縣途次聞先慈大故自維平日亢心憍氣隱慙虛名宜干神譴乃不降災我躬而延禍吾母尤用內疚悔憾無窮時以長沙被圍匍匐間行於八月廿三抵家卽以九月中旬權厝先慈於居室後山尙思另尋善地稍謁微忱臘月十三忽

奉幫辦團練之命又聞武昌淪陷之信義不敢潛身顧私以
自鄰於退縮畏死者之所爲遂於廿一日馳赴省垣日與張石
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談思欲負山馳河拯吾
鄉枯瘠於萬一蓋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勸亦無日不屢稱台端
鴻才偉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會合以并紓桑梓兵
後之餘慮正月四日石翁忽有權督兩湖之命會垣局勢爲
之小變今日之急廓清土匪可收實效三四十年来一種風氣
凡凶頑醜類概優容而待以不死自謂寬厚載福而不知萬事
墮壞於冥昧之中浸漬以釀今日之流寇豈復可闇弱寬縱又
令鼠子鋒起聞台端剷除强暴不遺餘力鄙懷欲取爲伐柯之

則倘有授我方略時示成法實爲厚幸

與馮樹堂

國藩以八月廿三日抵家撫棺一痛恍如隔生母子別離十有四年歸對北堂千號不應而風鶴警報朝夕以異益爲不孝之子增此駭浪以助愁慘閉目靜思誠不知所謂官者何榮所謂生者何樂也遵嚴親命卽於九月十三日權厝先妣於居室後山尙思別尋葬地稍展微忱臘月中旬被命出山几筵之供奉莫親椿庭之定省復缺前罪未贖後疚仍臻宦場倫次各有職思置此不宦不紳之人哽塞其間於人覺耳目之非是於吾則承乘之竝乖欲有所措置以行吾志蓋時時與大輒相丁又